

【多元觀點】

「階級」與「怨恨」的圖像學分析 ——以毛時代美術中的地主—農民題材為中心⁺

李公明^{*}

本文以毛澤東時代美術中的地主—農民題材為中心，以現代中國革命史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參照圖像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圖史互證的方式對以地主—農民為題材的延安版畫及一九四九年以後美術作品進行深度解讀；並在學理上探討左翼美術與毛時代革命美術的關係，以及在這兩個範疇中「階級」和「怨恨」的意識形態涵義及其功能。迄今為止，關於本課題的圖像分析研究尚未見有。

本文在理論框架上側重於兩個問題：一、在地主—農民二元對立關係的建構過程中「階級」話語的嵌入、生長，以及更重要的是在美術圖像中的呈現，以「階級」話語作為革命美術圖像的題材分析和功能分析以及倫理分析的基本框架之一；二、關於「怨恨」的問題。

「怨恨」這一概念採自現代性問題研究（或曰「現代學」）的論域之中，與「鬥爭」相比，「怨恨」是更具有精神深度的概念。在現代性和革命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中，「怨恨」作為一種精神品質和內驅力量起著重要作用。本文則是從在革命美術圖像中所反映出來的特定的階級關係角度切入怨恨的論域。

本文在圖史互證方面主要借鑒了關於中共在抗戰時期及其勝利後的土地政策與運動的研究，尤其是當時的延安與華北農村的研究，還有關於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政治中的階級鬥爭研究。在上述理論框架和歷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著重解讀和研究了古元的《逃亡地主又歸來》（1942）、《燒毀舊契》（1947）、《減租會》（1943），黃新波的《平凡的故事》（1943）。

⁺ 本文係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主任、中國美術史教授。

事》（1933），溫濤的《咆哮》（1934），彥涵的《浮財登記》（1948）、《訴苦》（1947）、《審問》（1948），牛文的《丈地》（1949），夏風的《控訴》（1946），張映雪《訪貧問苦》（1947），江豐《清算鬥爭》（1942），石魯《說理》（1949）等著名的木刻版畫作品，以及王式廓的《血衣》（素描，1959）、四川省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集體創作的大型泥塑《收租院》（1965），對這些作品的創作背景和圖像細節進行了圖史互證式的分析，把在具體歷史語境中有特定意義的創作動機、創作方法與最後完成的作品圖像聯繫起來。

經過上述研究，本文認為：

一、「怨恨」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在歷史現實中的存在，使其在左翼美術和毛時代美術中得到表現與放大是很必然的。在今天，研究者很容易受到的影響是由於對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為權力話語的革命敘事產生反感而導致的研究上的忽視，從而產生另一種遮蔽。

二、在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成長起來的左翼美術在同情被壓迫民眾的苦難、讚揚奮起反抗的鬥爭精神方面，已經從深入民間的民粹思想走向了更為激進的左翼思潮，由同情民生疾苦而走向文化批判，而且繼續走向政治批判。這種強烈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使現代左翼文藝中的道德激情演化成為政治鬥爭的入口處和集結點。

三、在毛時代美術中，逐步升級的階級鬥爭理論的要害在於它並不真的關注客觀性與道德正義感，它關注的只是在自我建構中不斷生成的話語權力，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功利價值。因而它拒絕對客觀的複雜性進行研究和理解，而是力圖使一切都納入極其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模式之中；它對「階級」和「怨恨」的運用是功利的、不斷升級的，成為意識形態動員

的工具。從左翼美術到毛美術，左翼的民粹主義、人道主義沒有了，剩下的反抗壓迫被改造為御用的反抗工具。毛文藝鼓吹的反抗是對共產黨的鬥爭對象的反抗，而不是對一切壓迫的反抗；強調鬥爭哲學的同時培養作為馴服工具的奴性。這在藝術圖像中對農民形象的逐步建構的過程中也充分體現出來。